丹巖奏議

五

狀啓

時務錄

書

附錄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九目錄

己酉五月追書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九

狀啓

論防守戎務便宜狀啓（甲午九月二十八日在關西呈）

節到付備邊司關內觀此本道兵使尹懲論防守便宜狀啓並皆看審論列頗詳令道臣更審形便啓聞之意覆啓分付何如蒙　允（爲有置）教旨內事意奉審施行（向事）關（是白置有亦）臣於前後巡歷時與帥臣及各邑守令以此反覆商確有所料度凡係戎務亦有一二可禀者（是白乎等以）並爲條列聞奏（爲白去乎）請令廟堂禀旨指揮（爲白只爲）

一定州七岳山築城事前後帥臣皆以爲可是白如乎臣
細審其形止脫有事變曉星嶺若有守備則賊兵
必將沿海徑向安州而七岳在於定州嘉山安州
三邑之境沿海之邊此其形勢可謂要衝是白乎矣大
凡城基必外險内夷傍無窺峯井泉周足然後可
以爲固是白去乙此山則中有洞壑窺峯四壓且無井
泉臣意則終不知其可合是白遣邑城則處於大路
要衝之地且其城基天作形便四面環繞城北有
一峯高與城平城東亦有一峯俯臨城中兵使臣
尹慤以此爲欠是白乎矣兩峯之距本城不過百步若

築甕城抱入兩峯於城內則無一可欠且其事勢
與新剏有異因其舊基更加修築則功役頗省軍
器軍餉守堞軍卒皆無別般措置之事事勢之便
莫過於此是白乎旀臣於前日筵中既承修築之命
與本州牧使李森商議始役今其所築已至四分
之一決難中輟是白乎旀郭山淩漢山城段本是與定
州協守之信地既築本州邑城則此城勢難獨守
是白乎矣此城本在大路十里外非賊人必爭之地且
其城基前低後高無所隱蔽井泉不足未可恃以
爲保障城既不廣則郭山雖曰殘邑亦可以獨當

修築是白遣 守城軍卒段 依鐵甕例民兵團束以爲
有急時人民避亂之所恐合事宜臣與兵使臣尹
慤以此商議則慤亦以爲然是白齊
一淸江鎭移設左峴事左峴形勢非一殘鎭所可防
守云者其言誠是是白乎矣 卽今淸江鎭設置之處甚
無意義是白遣 東林自是宣川舊邑基址至今宛然
本府民人等皆以爲東林設邑時邑饒民富甲於
道內是白如可 林畔移邑以來漸至殘敗將不可收拾
是如 臣於前後巡歷時以移邑東林之意處處擁馬
呼訴是白臥乎所 東林之距左峴不過十里今若從民

願移邑於舊基局內又移淸江鎭於左峴之底脫有緩急使之合力防守似便是白遣使客時站路段使之依前出站於林畔則別無難便之端是白齊

一江邊軍制疎虞莫甚自左右防營設置之後元無防禦使巡點之事是白遣操鍊則雖難輕議是白乎乃試射放段置全然抛棄是白遣軍制段置各鎭堡軍兵團束作隊屬之防營而哨官把摠皆自本官差出脫有事變則邊將馳報本官本官傳令於千把摠哨官然後始可以領兵禦敵是白置邊將處於賊路初程一邊受賊何可等待其哨官之領兵來赴乎此係

軍制之大段踈謬者是白去乎今後段領兵哨官使其
邊將以鎭堡近處居在武士望報本邑及防營後
差出使於臨急時邊將領率哨官及軍兵一邊防
守一邊報警於本邑及防營使之赴援恐合事宜
是白乎旀防禦使每年春秋巡歷所屬各邑聚會軍兵
於靜僻處點閱試射放則似合於詰戎之政是白齊
一江邊各鎭堡土卒擧皆鮮少烟臺把守等役無以
輪番長立無暇全廢農業不能支堪漸次逃散是白
遣餘存者段置居民不願婚娶故太半無妻鰥居而
朝家關額充定之令年年申嚴各鎭不得已搜得

本邑坊民充額錄案則錄案之日被充者並一族而逃走以此民漸流散害及本邑臣目見土卒輩無非赤脫鬼形而邊將只與此輩數三人守其信地防守之疎虞姑不暇言不出數年民類絶矣享之寒心莫此爲甚是白臣伏見各鎭近地山腰以下多有可合起墾處而一望陳廢是白乎問其曲折則以爲土卒則立役無暇不得起墾流民則多有願耕者而一耕此土卽充土卒故抵死不願是如白卧乎所臣意則闕額充定令姑安徐募得流民使之起墾陳田而募入者限三年不收稅限五年勿侵

役使之安接則雖未充定士卒居在鎭底緊急使
喚亦可推移借用是白遣待其民集田墾五年之後
方始充定闕額則與元居士卒自當一體應役募
民漸多則士卒自當輪番作農庶可漸次成樣是白
去乎以此定式以爲保民防邊之地似合事宜是白齊
一昌城府移邑嶺內之事曾有定奪許多公廨既已
營建之後因御史書啓仍爲停役至今十年之間
朝家尙無決定分付民情抑鬱弊端亦多此事不
可不一決是白置臣取考前後文書則甲者以爲防
營僻在江邊賊兵猝來則束手無策坐而受敵而

丁之事可爲明驗是遣東南境內途里甚遠應役民
人不能支堪是遣且以形勢論之古昌城則境內途
里相均民居亦便各處嶺阨皆在百里之內可以
隨便相通前控江邊後連內地亦可以左右應變
是如爲白乎旀乙者以爲今若移邑則江邊把守檢察自
爾虛疎是遣烽臺之當爲新設者七處過百烽軍無
以充定是遣各鎭堡邊報往來之際途里絕遠土卒
無以支保是遣軍卒多在江邊倉卒收聚其勢誠難
是如爲白乎旀且聞官屬吏卒輩安土重遷抵死不願是如
爲白臥乎所臣意嘗以甲者之說爲是是遣白乙者所謂

把守踈虞之說江邊旣已列置大小鎭堡互相瞭
望則不必深慮是白乎旀烽臺新設者雖云當爲七處
是如爲白良置若自朔州境烽燧連接於新移邑則其間
當爲新設者實不過三處是白置三處烽軍其數不
多似無難充之處是白乎旀邊報往來之際土卒無以
支保是如爲白良置古邑新邑之間有牛仇里倉侍寨等
處嚴明定式次次飛傳則似無土卒難保之患是白
遣江邊軍士倉卒無以收聚是如爲白良置脫有事變則
軍卒輩皆知江邊爲死地嶺內爲生地則不待收
聚自當齊會是白去乎此等事皆不足深慮是白乎矣最可

慮者官屬吏卒輩辨移白地無他生理次次逃散則官邑無以成樣臣與本府府使柳就章反覆商確則就章亦以爲然是白去乙臣問以官屬輩安保之策則對以待寨鎭募軍所納稅穀六七十石每年自營門收捧會錄是白置今若以此稅穀劃給本府使爲吏奴廩料則吏奴輩可忘遷徙之苦庶有安保之路是如爲白去乎營門火田收稅是白在一年六七十石之穀物本無大關緊依此許施恐或無妨是白乎旀如以爲不可則速賜 處分己造官廨百餘間使之卽爲毁撤補用於他城修補之役亦合事宜存

罷聞宜有明白指揮是白齊

繼論防守便宜狀啓十二月初八日

臣曾以平壤慈山城池形便有所條啓是白如乎朝家多不許施此是臣愚迷不識事之所致固不敢更爲容喙是白乎矣第伏見備局覆啓則或有不諒臣之本意處此必臣之前啓下語未瑩而然者玆事關係重大不妨爛熟商確是白乎等以復此條列于後悉陳淺見爲白去乎更令廟堂逐條商量稟旨指揮爲白只爲

一平壤府內城北城中城通作一城則除其疊城猶爲二十三里臣亦豈不知其濶大哉北城今已畢

築[是白在果]中城當築與否更爲審量地勢反覆商度則南門外窺峯決不可置之城外[是白遣]若只就窺峯而排築連接於內城則周圍猶爲五里餘而所築處多有低下泥濘之處人力之勞費百倍於舊土城修補[是白遣]內城無井泉臨敵難汲江水則中城內許多井泉不可不入於城中[是白遣]且城小而堅雖有古語本城則城內城外居民爲六千戶人口男女並二萬三千餘口以此許多民人決難容接於十三里之內城[是白遣]內城修築之後本府境內及隣邑民人等勿論老幼男女擧皆奔走來觀

自春至今繈屬不絕欣欣相賀曰脫有事變吾輩
可得依歸之所云此輩亦皆聞變奔入則尤何以
容接乎且古人築此中城於內城之外者必有意
慮恐不下於今人所見疊是白 臨急之時使賊兵闌
入於中城之內有所憑依迫蹴內城則豈不危哉
所謂中城舊築宛然間間有低陷圮缺處不過塡
土修補而已至於普通一門則並其門樓少無傷
毁今之所可致力者只是水門城門六七坐及上
排女堞而已臣於年前赴燕目見瀋陽城則云是
明朝所築而以甓縱排極其高堅疊是白 周圍亦頗

濶大是白乎矣其外又設外城而外外城則築土二丈許狀如土墻不甚堅厚虹霓設門是白遣今此中城段雖因舊修補其堅厚完實必勝於瀋陽之外城是白齊

一慈母山城所屬五邑移屬本城事臣非敢歇視慈城也大抵直路要衝無過平壤而又是道臣留防之地則脫有事變爲道臣者所當死守此城使賊不敢東向是白乎矣只緣勢有所壓直路城池不敢修築平壤旣無守城之望故不得已專力於慈城增修城堞儲侍粮餉以爲臨急退守之計是白在果近因

彼國用心防守之咨平壤城池旣已修築則此是
道臣効命之所也慈城在於百里之地當與平壤
勢成犄角互相聲援則兩城所當一體措置不必
如前專力於慈城是白乎等以慈城所屬慈山順安永
柔肅川成川殷山順川平壤中和祥原三登江東
十二邑內平壤中和祥原三登江東及黃龍山城
所屬江西甑山合七邑段移屬平壤爲白遣其餘七
邑段仍屬慈城爲白乎矣以軍兵言之則仍屬是白在七
邑軍合爲一萬餘名是白遣慈城女墻爲九百餘堞
每堞守堞軍各六人式磨鍊標下軍及各將官隨

率跟隨通計則當爲七千名是白遣其餘三千名段
作爲遊軍足以應援抄擊是白乎旀此亦猶以爲不足
則移屬平壤是白在五邑所在慈城軍代以七邑所
在巡營納布軍官軍兵相換添給則軍容自壯萬
無不成模樣之慮是白乎旀以粮餉言之則十一邑軍
餉移屬平壤之外所餘各邑營餉穀猶爲四萬餘
石可備二萬名三四朔粮餉似無不足之患是白去乎
此等事勢更加反覆參量有所指揮爲白齊
一慈山移邑之事如或一毫有妨於山城則臣豈敢
苟循民情有所仰請乎蓋當移之地在於城底五

里許軍器軍餉及一應修城諸具一一依前留置城中爲白遣府使率官屬徙治城下官廳所捧日用雜物叱分捧納新邑以除一分民弊而官屬輩亦得以耕作爲其生理則彼此可謂兩便脫有事變捲入城中直瞬息間事耳府使仍兼管城將巡審城堞糴糶軍餉一如在城時則凡事少無疎虞之慮是白在果今若仍舊不變吏卒輩不出數年必將盡散既散之後難以復合既無吏卒則又何以成官府模樣乎吏令廟堂熟講善處爲白齊

時務錄 公自戊申宥還以後燕居丹巖江榭無復當世之念遂以平日所欲施措而未果者

信筆錄出以見其志

正君心

自古論君德者必以講學爲急先務斯固不易之定論無容議爲然不先立其心而唯以講學爲事則只歸口耳之資而已況爲人君者若以麤心臆見硬定道理而日召講官討論經傳唯求聖賢遺訓之近似於己見者不曾深究旨意之所在遽乃牽挽揑合曰聖賢之訓亦合於吾見欲以此制伏羣下把持一世則所謂講學者將以拒諫飾非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況小人之逢迎承順者又將一意贊美作爲十分

道理循是而行終必亡國而後已反不如不講之爲
愈也然則立心當如何曰自古爲君盡道而爲天下
後世法者莫如堯舜禹三聖禹之告舜其第一義不
過曰后克艱厥后而舜應之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
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蓋言克艱之道當如是
也三聖之所自勉者不過此數語而已夫天之所以
立君非以榮其身也非以逞其欲也蓋使之父母斯
民而君師之也況又宗社無疆之托億兆向背之機
係在人主一身一有不辟覆亡立至求爲匹夫而不
可得嗚呼厥惟艱哉厥惟危哉爲人君者誠知天位

之至艱至危如此則其心自然兢兢業業惟恐有覆亡之禍圖所以濟難持危有如蹈水火者之冀免焚溺何暇有自私自利之念宴安怠逸之心乎誠如是也凡於發號施令之際恒懼一念之或差一事之或失必求盡乎道理合乎人情已雖有見不敢自是人有善言惟恐或遺是以克艱之道惟在舍己從人而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即舍己從人中一事也曰己見或是則何可舍之人言不善則何可從之況言人人殊則有難盡從一有不從則不可謂從人未知堯舜禹三聖於此何以處之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何以

謂舍己從人中一事耶曰至公者義理一有偏倚則
非義理也無窮者義理一有未透則非義理也是以
處事之際雖有所思不敢自是思之又思則心蔽於
私者轉入邪僻而不能解不蔽於私者透了一重又
有一重所謂妙道精義愈思愈神也然與人講討則
蔽於私者或能開悟不蔽於私者尤有補益故己雖
有見必濯去而舍置之就謀於衆人之有言虛心
聽受忘物我去彼此一取其合於義理可也若無窮
格之功則義與非義雖難辨別而苟能虛其心無一
物以至公而觀之則幾矣雖不中亦不遠矣若不能

虛心而先守己見必取人言之合于己見者以爲合義而用之則其去義遠矣若人言雖合於義而有符於己見則反以爲嫌而去之此亦非義也是故舍己從人之上必以稽于衆三字加之者其意至密稽考也謂集合羣言稽考其合于義者而從之也雖千萬人各言之只取其合義而已何可盡從其言乎中庸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意亦猶是也夫兩端是與非也中卽義也今有一事一人則以爲是一人則以爲非舜執其是非兩端而參酌義理是之者合於中則用是之者之言非之者合於中則用非之者

之言所謂用中者然也世人之務爲含糊者以爲舜
就是非兩端而用其不是不非之中其害義悖理孰
甚焉是以眞知厥后之克艱果如傷虎者之畏虎則
自能虛心公聽矣能虛心公聽則自能舍己從人矣
能舍己從人則自能不廢困窮而野無遺賢矣不虐
無告而惠鮮鰥寡矣然則人君之立心惟在於克艱
二字而望道未見接下思恭無自廣喜聞過之德皆
可從此推去旣以此立心而日接儒臣取聖賢遺書
而講討之字字而反求句句而體驗則所以進德修
業者自有日就月將之益挽回三代之治顧何難哉

清朝廷

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爲人君者旣以正心自勉則正朝廷自是治國之第一急務也噫今之朝廷不正甚矣分朋各立蠻觸相爭相爭之不足至於殺戮殺戮之不足至於屠滅一進一退互相勝負進者猶恐退者之復入惟務乘時誅夷退者唯思復入一快積忿以至蔭官武夫儒生吏胥莫不有黨論視異議者如視私讐不欲同立於朝不欲同居於鄉一世靡然無人不然將何以解之將何以正之曰至要而御衆至簡而御煩者義而已人君苟能先正其心處

事以義勿求近效持以歲月則不出十年自當融釋脫落偕之大道矣曰何謂也曰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千古破朋黨之至道要訣而人君所當用力處唯在於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二者而已蓋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正且是者好之邪且非者惡之此天理之公也或不當好而以私心好之不當惡而以私心惡之則是所謂作好作惡而循私悖義反於道者也或心不好而强好之心不惡

而强惡之則亦所謂作好作惡而崎嶇用意側於道者也苟能好惡一循乎天理之正而堅持不撓無有偏黨反側之私則其見惡者初雖濊然不服持之以悠久守之如金石則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自然消融保合而是非大定綱紀丕振賢者才者自能見用於時而終有會極歸極之休矣後世人君唯知朋黨之可惡而且冀速效之立見不惟其智不足以辨邪正別是非反恐辨別之際歸於一偏唯以並用雜進爲務而謂洪範無偏無黨之訓在是其或君子不欲與小人同朝則謂之黨論而罪之其勢自然歸於君子

皆退而小人皆進不然則又慮其偏重進退頻易用
舍數變反致仇怨日深忿恨愈積若是者其心雖在
於破朋黨而只見其揚湯止沸推波助瀾也其何以
定其國乎曰彼此各自以爲正自以爲是人君將何
以辨之且一邊不必皆君子也一邊不必皆小人也
雖以程朱道學時好所尚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
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若以一邊人爲正爲是而進
用之則一邊人中亦或有邪人之冒此名而雜進者
旣進則必將逞姦病國而後已辨之豈不尤難矣乎
曰子言則然矣而辨邪正自有要道不貪爵祿不畏

權勢恒進逆耳之言不避觸忤之禍而不合則去無所顧戀者必君子也瞻顧畏懾不敢盡言依違承順唯思固寵者必小人也以此察之辨別不難而人君於順旨者悅之逆耳者惡之聞命奔走唯諾甚謹者認爲盡忠出處不苟難進易退者目以不恭此時君世主之例套也如是則何以得其好惡之正哉至於言論之是非尤不難見以今日事言之西南之所爭兩賢從祀也庚子禮論也老少之所爭懷尼是非也辛丑之建 儲代理也夫兩賢道學之可合於從祀與否姑舍勿論其一生沉潛經訓篤學不怠亦彼輩

之所共知也南人先輩中如寒岡愚伏旅軒諸人無不尊慕稱道則兩賢之爲賢可謂較然矣渠輩若以爲兩賢雖賢從祀體重不可輕議相與論難可否則亦未爲不可也今也誣毁之醜辱之無異街巷賈竪之相與罵詈者然可知其必爲邪人而非正也庚子禮論則自古議禮謂之聚訟或主三年之論或主期年之論據經辨難各陳己見何所不可而乃以主期年者謂之卑主貳宗貶君亂統必欲驅之於惡逆之科恣行殺戮之計幸賴　肅廟之洞察不得售其禍心而論其心則非在於論禮也非在於爲國也只在

於網打異己可知其必爲邪人而非正也懷尼是非
則尼尹師事尤翁視之如父者四十年餘矣設或父
師之間不幸言議相戾將不得保其情義則在尹之
道唯當杜門屛廢自處以人倫之罪人庶不悖於處
變之義而顧乃稱師稱弟子未嘗少替而一邊貽書
其友詆毁其師之心術其處義之無狀少有是非之
天者孰不知之顧乃以尹之所處爲盡善盡美而詆
斥尤翁不遺餘力可知其必爲邪人而非正也至於
辛丑之建　儲代理　景廟素抱奇疾不能摠理萬
幾而又絕求嗣之望　先朝大臣爲國深慮冊立

介弟爲 儲嗣而 代理之命終又不得不承順其
忠篤矣其志悲矣彼輩乃誣謂 景廟本無疾恙以
建 儲爲廢立 代理爲簒奪 先朝四大臣皆誣
以逆而誅之天下寧有是耶及至 景廟大漸之時
猶且秘諱 證候有若無疾而暴薨以此頗致疑惑
八方卒至弼顯獜佐輩舉兵稱亂自稱義舉而倫常
之斁絶無復餘地嗚呼痛矣此其爲禍國之凶邪愚
夫愚婦亦能知之矣然則今之邪正是非豈不如白
黑之易辨乎既能辨之則正且是者好之邪且非者
惡之一循天理之公而無一毫偏係之念方合於洪

範之訓矣然此黨雖曰正且是而或有假冒而雜進者彼黨雖曰邪且非而或有才智之可用者三司言議之職固不可付之邪黨曾爲戕賢護賊之論者亦不可復厠仕籍而內而有司百執事外而監司守令則勿論彼此擇其無罪而有才者量能而授之是非大定而不變用舍至公而不偏持以歲月無所撓改又能肅清宮禁嚴制宦妾永絕嗜利無耻之輩鑽刺曲逕之患則朝廷清明任用得人百僚師師庶績咸熙矣豈不休哉若或徒喜其言論之正不問其才之如何而劇地重務無處不用又或於玉署銓郎翰苑

之選或爭其先後或爭其取舍各以所好又分爲黨
則其病民而害國有不可言而朋黨永無打破之望
救此之道唯在人君宰相以至公秉心用人處事一
裁以義而已

公選舉

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夫治國之道唯在於安民而
以知人先於安民者何也盖必得人而任之然後民
可安也是故古語曰人主之職在於置相又曰大臣
以人事君豈不信然哉自賓興廢而科舉設取士之
道已失古制而末世公不勝私則科擧之法今不可

猝變況我國科舉之外亦有別爲調用之規只取見行之法公選而用之亦何患賢才之不見用乎唯是近世用人之道非私意則文具也大臣上輔君德下率百僚是何等職任而每當枚卜之時時相只以資級之當次者循次卜入有加卜之　命則又以居其次者卜入一二　君上亦循例下點或以私好有注意之人則又使加卜得其人之姓名而後下點焉或以特旨拜相故居卿列者資級高而歷吏兵判則人已預知其爲相或某人軟熟浮沉爲　上所眷則人又預料其爲相選用大臣如此則百僚之選可推而知

也且我國專尚門閥而偏於黨論故苟其名閥而言
議合於時則登第之初卽通淸望一通淸望則內而
極選要務外而重藩劇邑無處不可位躋卿宰則六
卿之長無不徧歷夫人才各有長短苟非通才偉器
豈有每官盡善之理乎至於兩銓則主於進退人材
而大臣以下各以其親舊紛紛請囑銓官或不從則
大臣憑藉事體而責之卿宰以下諸親友亦皆以怒
氣相加或至情意疎斷故內外官每有一窠則銓官
視其請囑之輕重而擬望何暇念及於擇人而搜訪
人才乎旣以奉行請囑爲事則自己之親戚故舊又

豈不循私而用之乎以故仕路之混淆莫今日若也
而今日治民之官皆此輩人也民安得不困乎欲救
今日之弊　君臣上下一心孜孜唯以得人爲務而
又必以不遐遺朋亡爲心　人君與大臣諸宰相對
必須講論廷臣才智之長短輕重可合大任者誰歟
某才長於某事可合某任某才長於此而短於彼可
合此任而不合於彼任如是權衡預講而儲養之有
學識秉公正爲士類所附者爲冢宰有器量精甄品
者爲司馬有幹局通民情者爲度支通古今識典禮
者爲宗伯明吏事屛干囑者爲司寇有學行明經術

者置之經幄有風力善諫諍者列於臺閣曾經守宰
有治績爲監司御史所褒者別爲收錄百執事中諳
練事務律己謹愼者別爲簡擇守令有窠則必就此
中差遣而該司官之多年積仕者不得一邑則雖似
可矜苟其人不合則勿擬於守令就其中恬靜者差
送僻邑或以積仕者先差郵官官有治效則陞擬守
令而必愼必擇歲首守令薦另加嚴飭勿循舊套而
其人以不治見敗則薦主亦有罪至於初入仕則收
聚前後御史別薦諸道監司鄉薦諸道孝行人禮曹
回啓中入於除職秩者因筵臣陳奏以調用奉承傳

者銓官就議於廟堂參以聞見另加抄擇又令銓曹
堂郎每都目各薦可用者堂上則五人郎廳則三人
又前銜之未出六品者亦皆就議於廟堂而抄擇之
每於初入仕差出之時只就被抄中而擬望抄外人
不得與焉大臣如得可合人則招致銓曹郎官直爲
分付擬望而望筒中以大臣薦懸註以入則仕路庶
可澄淸守令庶可得人而人君宰相及銓官必以至
公秉心然後可望其有效不然則徒法而已至於科
舉之法雖不可輕議變通而見今科舉之規大違於
祖宗朝設法之意此則不可不變通復舊矣蓋　祖

宗朝重經術故大比之科必取明經者而又必參之
以生畫蓋並取經術文藝之意也大比外絕無別科
間或有之則亦必講經而後始赴會試故其時爲士
者通經者無不能文能文者無不通經矣今則經術
文藝判爲二途明經者慣誦無礙而使之綴文則不
能通書札綴文者只綴緝剽竊僥倖入格而四書六
經矇不通曉人才之日降職此之由前此多言明經
科之當變通而以鄉儒積功者之可矜尚未果焉甚
可歎也今宜稍緩講規使連畫者多出而又必合試
而多取生畫增廣別試亦必試講而切勿設庭試或

當國慶稠疊之時則必合累慶而設增廣使之試講庶乎明經之士兼通文藝文藝之士兼通經術然必前期累年須布此意於中外使士子預知而預習然後可無寃鬱之歎矣

節財用

大學論平天下之道反復丁寧於財用之節盖財者出於民而取之無節則民必困窮民窮則國亡此必然之理也國初定制每年檢田以當年災實分九等上之上則每結取米二十斗次次減二斗至於下之下則取四斗以此爲惟正之供以備　上供及百官

軍兵皁隷之廩料宮禁及諸司日用百物則使八路各邑從所産進排夫檢田之官何以徧行於深山窮谷逐田檢其災實而分爲九等乎自亂後此法遂廢每結只準下之下例收四斗米唯三南土品膏沃故仍置下之中下之上若干結而亦不逐年審察災實只曰某某邑下之中幾結下之上幾結而已該邑亦未嘗相察土品以某人田爲下之中某人田爲下之上只於年分文書中依元定結數修報而下之中下之上出米之數通共分排於民結凶荒之年下之中下之上則例不給災只於下之下許給災頃以此之

故下之下所出之米凶年則比前反加且分排磨鍊之際下吏夤緣弄奸所竊又不貲矣大抵地部一年所入若過十萬石可以支用一年未滿十萬石則用度大窘至於稱貸繼用而近年以來連値凶歉國家吉凶大禮稠疊一年所入常不滿於十萬而所費輒過於十萬以此江都北漢所儲軍餉及賑廳積年詰据之穀爲地部所取去蕩然無餘今則亦無稱貸之處可謂岌岌乎殆哉至於貢物在昔各邑隨所産輸回進排之故遠方官吏長留京城飢寒不能堪而進排之際各處操縱索賂罔有紀極不得已給價京人

使之防納而防納者索價至高價則皆出於民間以

此之故民力不能支前輩每欲變通而未果矣至

仁祖朝完平李相元翼潛谷金相堉相繼建白設爲

宣惠廳令民每結春秋各納米六斗名曰大同計除

各邑官需及公用外皆令上納凡　上供及各處需

用之物各設貢物主人以大同所捧酌定一年應用

之數而給價使主人措備進排所定價比市直倍蓰

而比之前日防納時則不啻輕歇永祛外方官吏滯

京進排之弊民甚便之一年所入大約爲二十四萬

石而貢物應給之價不過十五六萬石每年頗有羸

餘以此宣惠廳號爲富實衙門近來凶歉連仍結數大縮而國家祭享及各項需用前日所無之貢物多有新刱之條一年所入未滿二十萬而所費過於二十萬以此惠廳之窘急亦無異於地部誠可哀痛貢物各種元定數給價者外或有加用之數則例自地部酌定給價而其價比惠廳定式不啻半减常時加用數多則貢物主人輩輒皆呼寃而近來內間用度甚繁加用殆近於元定之數地部則諉以乏之用全不給價而進排時掖庭索賂之弊逐年增加至於內用物種若有大同事目中所無者則例爲責出於市民

自地部給價而此等物近來地部亦不給價市民求
得此物之際十倍其價而艱辛貿得又費許多賂物
僅得進排而皆出自地不得其價況市民別貿昔則
至罕而今則至繁以此貢物人及市民無不倒懸且
國恤後 東宮嗣位則 大殿所進排之各種固當
仍進排於 嗣位後 東宮所進排之各種所當減
去而亦爲仍進排及至 世子冊封則 世子宮進
排各種又別設貢物而進排 內殿亦然以此貢物
價用下漸次增加試以柴炭言之 祖宗朝則宮人
不敢居處於溫堗而板房席以登每以過冬月今則

闕內柴炭有裕濫觴於宮人族屬家以至狼藉竈庭
販賣資生且宮人宦寺掖隸　祖宗朝皆有定額今
則比大典額數不啻倍蓰宮人近千宦者至累百掖
隸亦多增額凡宮女一人一年粮資饌物衣履貢物
價米用下之數通惠廳地部而計之則殆過百石一
人費米百石則十人為千石百人為萬石近千宮人
當費幾萬石耶宦官掖隸之費雖不及於宮人而皆
受厚廩且給衣資數多則費繁其勢然也且內需司
及各宮之財皆備內間私用而　顯廟以前則無不
充牣近年以來凶歉連仍內用漸繁每年燕行時錦

段及金玉寶貝自尚方年例貿來者外自內別送之數歲至數千兩皆自內司各宮進排內間賞賜無節濫受者甚多而多取之內司各宮自 祖宗朝以來大君王子公翁主之夭殤者雖生未滿數月皆自各宮至今祭之每祭饌品過百器所費價錢幾至二百兩內司各宮使喚奴婢下屬之受料者額數漸廣以此財力蕩竭無以支用逐年稱貸於閭家其數已至累萬兩又以需用不足土地魚塩柴場折受之事無歲無之而窮民益難堪矣爲今之計若非大更張大振作必將民窮財竭終於必亡而已然則如之何而

可曰財出於外邑之農民而大同事目中各邑守令月廩使客米磨鍊之數甚爲凉薄守令以此不能聊遣以火田稅魚塩稅推移補用而近來皆見奪於諸宫折受己亥量田時所餘火田皆入於元田守令更無容手之處不得已除出民結混入於灾頃收其稅而私用且我國之俗接待使客過爲豐侈一時支供之價費了數石米守令無他出處以書員踏驗時多所偷食勒令書員貿易各種物而進排則書員之偷食民結尤極放恣而爲官者不能禁以此田結逐年大縮田結縮則稅入之減少其勢然也今宜各邑月

廩支客米量加其數使客饌品減其器數火田魚盬
折受者量宜出給而每歲灾實分六等曰大豐曰稍
豐曰免凶曰小歉曰中歉曰大歉大豐就元結實數
盡收其稅稍豐則元結內減十分之一免凶則減十
分之二小歉則減十分之三中歉則減十分之四大
歉則減十分之五每歲秋成地部以各道農形參以
聞見就議廟堂以太豐以下六等定其等數後行關
各道須布所減分數則各道監司以其所減分數分
之列邑而列邑灾實各有差等就其中或減或增裁
長濶狹以不失朝家所定之結數而使實惠及於民

各邑又就各面之災實而裁酌增損勿令書員干預其間只令各面有識士夫與里民從公論給災勿遣敬差官只依結數捧稅而下之中下之上等名目刋去於田結文書中所謂人情雜費作役價裝載時各項雜費亦皆除去每結稅米三南則五斗他道則四斗五升永爲定式裝載時各項雜費及上納時人情雜費作役價皆就元稅中許减則外邑下吏夤緣弄奸之弊裝載及上納時人情雜費難辨之弊自然革袪民必甚便而國無耗失矣貢物物種元定之數每朔以進排用下之數入啓自 上考覽俾無加用之

弊或有加用之 命則該廳入啓爭執事永爲定式
戶兵曹逐朔用下之米布比準於數十年前文書近
來加出者之不緊名目皆永除之舊 各殿貢物之
仍存者皆除之宮人宦官掖隷一依大典額數而額
外皆減之燕京別貿等事痛加革除內司及各宮雖
難猝然盡罷依周禮之法使廟堂摠察以一年應用
之數作爲定式而 祖宗朝夭殤大君王子公翁主
木主竝皆依禮埋安其應祭者每祭饌品比之 宗
廟一位祭需貢物價而酌定其數使奴婢下屬之
受料者量減其數則一年應下之數必不多矣又以

米布錢量定其數以備內間別用及不虞之需而土
田魚塩柴塲折受處計其一年應入使之僅足於一
年應下之數其外皆革罷之每朔以所捧所下之數
作爲文書進呈廟堂廟堂考覽若有定式外過濫之
事則廟堂罪其次知內官如是變通則宮府財用自
當有裕而治平之道可庶幾也然苟非人主無一毫
私吝之意無一毫係戀婦寺之念而必得通明剛毅
之宰輔上下同德一意求治則未可輕易議此若在
下者徒懷慷慨之心不量君心之如何率爾建白必
欲行之雖或勉從一二事必將不旋踵而禍起國事

益不可收拾反不如仍舊貫而靜俟覆亡而已也

革民弊

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之民生困窮極矣其可袖手熟視而不思所以救之之道乎苟求其本專由於貧富不均我東地勢平野甚少三代井田之法雖難行之而必倣唐家分田之法使民計口受田不得私相買賣然後民有恒產恒心而可以言治然茲法之行不悅者多必須人君以父母斯民爲心而曉達治體克祛私意又得英烈之輔同心一意譏邪不得以間而大奮發大振作然後可以議此以今之紀綱

人心豈可輕議哉見今最所切急者白骨隣族之徵布也諸宮各司之侵漁也我國騎步兵等諸役納布之法實倣前代番休迭上之規而騎步兵等諸役不用於戰陣只爲闕內及諸司之使喚鄉曲愚蠢之氓不合於京司之使喚故兵曹定其上番及納布之數而上番者少納布者多一人除番之布至於二匹貧民之難辦其勢固然而 祖宗朝則良民皆入此役以騎步兵登科致位崇顯者亦多有之人不以軍役爲賤矣紀綱漸壞人不安分以軍役爲至賤而視如死地平民之稍有產業者無不百計行賂圖入於校

生軍官之役故軍額有缺則閑丁難得未免以無依
丐乞之類苟然充定以致朝充暮逃闕額彯然加以
身故實無以充其代而諸司徵布之令急於星火守
令無他徵布之處不得已責之隣族隣族不能堪而
逃移則又侵隣族之隣族以此所在村閭蕭條囂然
無樂生之心此弊人皆言之而救之無策戶布結布
游布之議紛然而甲乙互爭今近百年尚不得措一
策如是因循終至民散國亡而後已將若之何以大
體言之則良民之冒屬於校生軍官等役及冒稱幼
學忠義之類没數查汰充定軍額以復舊法最爲正

當道理而此類怨讟大起則入路騷然禍亂必起故前輩之不敢輕議者此也夫此類之最所深避者軍役之名也今若别設名號稱之以備局軍官凡各營各邑軍官旗牌官哨官之類皆屬焉使之永勿汰定軍額而歲納一匹布每年定官試射居首者許令直赴優等者減布在喪者及方差各營各邑任掌者減布每當設科入屬此役者外勿許赴舉雖士族鄉族之業武者亦令入屬而後赴舉而減半納布則閑遊之輩必多有願入者校生及童蒙則名曰額外校生每年一次定三試官講純通者減布其餘皆納一匹

而元軍二匹之役皆減其一匹以校生軍官所納之
布充其代年久之後軍官漸至數多而漸減軍額則
白骨隣族之弊自當漸祛矣平安一道軍兵之役皆
減一匹而閑丁無不足之患此是已試之效也至於
諸處折受之弊前已言之矣諸宮家一年應用之數
酌量定式之後折受處量宜革罷其仍存者定其結
數一依民田例自地方官收稅與田稅一時上納則
自地部依其數分給各宮其灾傷處減稅之規一依
民田分等定數而減之該宮差人永勿下送使窮民
得以保存柴塲及 各陵香炭山則旣有戊子備局

變通節目而全不遵行今宜申須嚴飭至於漁塩稅未罷者亦宜酌定其數使地方官收納於地部依折受稅自地部分給則其弊亦可除也此二弊若除則庶可以鞏固邦本而人君必有至誠救民之意而後可以議此若不能愛民過於愛宮家而徒以革弊救弊等說日煩於絲綸欲得愛民之名而已則設令宰相欲隨事而救弊朝行一策夕已收回昨行一議今惑他說終不能有爲而益致其叢脞可不愼哉乙巳閒公嘗欲以變役法先試數邑議定節目而未及行

己酉五月追書

今日切急之憂有二曰 君誣未雪也 國本未定
也昨年逆亂之生蓋有源委甲辰 景廟之上賓也
證候彌留數月而其時藥院終不設侍藥廳嚴飭諸
醫使不敢傳說 證候故京城士夫罕有知者至於
外方邈然無聞而其時頒教八方之文那知半夜之
間遽承凴几之 命云者有若無疾而暴薨者然時
則余方謫居星州未聞 違豫之報猝奉 尤諱意
謂吾 王素有疾患必添得暴疾而致此也驚隕哀
痛倍切罔極其後還朝料檢藥院日記始知 證候
累朔危篤終至不可諱而伊日藥院之一向掩秘以

至於粧出敎文罔測之言者可謂凶且慘矣於斯時
也逆賊維賢又以 景廟肺腑之至親乃敢憑藉其
言做出至凶至悖之說因以誑惑士民遂與彌夢彌
顯有翼等潛相唱和煽動羣不逞之徒卒至八方怨
國之類響應雲合草野僭亂肆然假義而起雖幸皇
天助順旋卽掃平而 聖上唯以不忍聞三字爲第
一義不欲提起本事究詰根柢快雪窮天極地之至
寃至痛只思涵濡賊徒曲示 恩意欲其感激革心
化爲赤子而當國者又多夢顯之黨仰揣 聖意肆
然營護以是賊徒無不增氣而吾 君之受誣自如

也吾儕中有官者皆以爲若出此言必有赤族之禍
莫敢有言之者然則雖曰誅討已行而賊徒逆儔必
復生心凶言悖說愈往愈深終無伸雪之日可謂人
不爲人國不爲國可勝痛哉竊念當日詳知 景廟
之證候者莫如 大妃殿國人之所徵信亦莫如
大妃殿爲今日大臣者苟有臣子之心則所當率百
僚庭籲於 大妃殿請以其時 證候詳錄 下教
快解中外疑惑之心然後奸萌永絕 聖誣昭釋而
邦國庶有鞏固之休矣或曰 大妃殿到今追說其
時 證候於累年之後實人情之所不忍在下者何

敢以此爲請噫此正婦人女子無識之偏見也今日
宗社之托只在我　聖上　大妃殿一身亦惟我
聖上是依　聖上受此罔極之誣而　大妃殿不以
一言昭雪之使其青天白日之心暴白於國人而但
曰我不忍提說云爾則是拘於小節而棄　宗國大
計也寧有是理哉循是以往千萬古史冊所錄未知
將如何爲臣子者豈不尤極痛迫矣乎若是而不有
一番辨暴之舉則將置吾　君於何地也邦運不幸
逆亂甫平　聖嗣繼又薨殂　主上春秋已近四十
而無他大君王子若於數年內幸而有螽斯之慶

聖壽無疆及耄耋康寧則固無可憂不幸而一有不然則國家將復焉托思之及此萬分罔極 主上既無强近宗戚而屬旣疎遠未嘗出入 宮中 主上何以知其賢否乎若於平日不曾留意而猝有事變則必亡而已可不懍然而懼哉愚意竊以爲 聖上頻設宗臣殿講而輒必親臨之於其容止言辭之際審察而詳閱之就其中二三人默簡于 聖心而勿令宦妾揣知只令 中宮殿知之則脫有意外之變庶不至倉卒罔措之境而 宗社可有依歸萬一日後皇天默祐 元良誕降而自無嫌逼之端矣今之居

大臣之位者其亦念及于此耶何至今無聞也只令人憂鬱而已是年九月公被叙十二月上辨 聖誣疏翌年庚戌春上京入侍又陳 君誣未辨義不可從 宫之意辛亥公在廣州聞後宫就館之報日夕企望 聖嗣之誕降及聞翁主生大失所望遂以壬子正月初四日入京欲見 上論儲嗣事一邊貽書於時任兩相日自聞護産廳失望之報此心如癡如狂不能自抑將欲有所陳請登筵之日發端則愚自當之亦望諸公從傍助言俾至感悟天聽也於是人莫不爲公危之而知公計已牢定亦不敢挽止越二日公遂入對奏日在常時則後宫産育外朝不必聞知而即今國勢孤危自聞後宫有身臣民無不顒望今又落莫天不祚宋胡至於此驚塞之極無以仰喩雖閭巷之人年至四十未有後嗣一則無之不遑遑汲汲有所自危必思繼續宗祀之道況殿下受祖宗艱大之投而春秋已迫四十伏想而聖懷疚傷寢膳必不寧矣 上曰此言予欲諭之而未果矣頃者有植松見蔭之敎幾乎聲淚俱發畢竟又如此予若積善豈至是乎公曰即今宗社之憂

罔極而早晩乃數也不必過爲無益之悲傷惟求嗣
固國之道是講可也以常理言之　殿下春秋不至
衰暮此後有螽斯之慶而聖壽無疆如岡如陵則
國勢自有磐石之固卽今臣民所祈望惟在於此然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恐不可徒恃其常而不思應變
之道若遇理之變者則將何以爲之伏望深以　宗
社之重念不忘每思逕續邦命之道焉上曰逕
續邦命其不在於誠小民乎予方勉之矣後三日公
復請對奏曰日昨入侍時親聆縷縷悲切之教臣聞
此而退中夜無寐不禁涕淚國勢之孤危古豈有如
此時乎卽今唯當俟　聖嗣之誕降而早晩有不可
知若或一年二年漸至遲延則　宗社將托於何處
可謂罔極矣　殿下睿智天啓必有默運於中者而
臣千思萬慮抑有一事若徹　明廟朝故事以數字
親筆密付　內殿待　聖嗣誕降而自內去之則庶
有一脉依賴人心之危懼亦可必定而向臣所謂理
之常者變者皆可以應之未知何如敢此冒死仰達
上曰卿之所達出於爲國之心而今日世道有異於
古只宜修人事待天命靜以鎭之也是年六月公入
叅　敬徽殿祥祭翌月初二日承　命入侍又奏曰

目今國勢孤危人心靡托事變之來有不可測臣每
念及此中夜無寐臣於春間敢引祖宗朝故事有
所仰達則殿下以靜以鎮之爲教聖教允當矣
臣之所達此之古人建請之事則亦出於靜以鎮之
之意令不必有所施措亦不必有所命令只望
殿下每以此事爲念頃刻不忘且念祖宗朝故事
深留聖意爲好殿下若以留意之意明白下教
則羣下憂懼庶可少釋只望常以宗社爲念上
曰予亦豈頃刻弛于心哉固常留意矣翌年公致仕
因七月朔問安入侍又奏曰方今國勢孤單且値凶
荒人心靡定臣民顒望惟在螽斯之慶而尚此落莫
誠極悶迫臣於昨年春以明宗朝故事仰達其夏
又復陳請則上教有曰予亦豈一時忘之乎臣心
有所恃喜幸而退矣未知聖上果以臣言着實留
意否竊念此事最爲穩便設令前頭宗社有慶
聖嗣誕降内間之事終無痕跡倘或不幸而有意外
事變亦可恃此而無憂矣芻蕘之言聖人亦擇臣誠
極惶恐而更望留意焉上曰所達大體固好予豈
不思乎公曰必以施用乃言爲教然後内間之事臣
雖未知心則有恃而欣幸矣上曰今日國勢異於

前時卿卿意固好而大臣奏語外人豈不聞乎目今世道宜務鎮定卿每疑予不留意而予亦念國勢豈不留意乎但此等事外若潤緩內則深密可也卿則每以為泄泄而予欲鎮定故也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九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十目錄

書

上尹相國趾完書一

與洪相國致中書四

附錄

文忠公仲子亨洙季子通洙免喪後聯名辨先志疏

書

上尹相國 趾完 書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朝散大夫閔鎭遠謹齋沐再拜上書于右議政尹公閤下鎭遠以姻婭之親獲私於閤下者今已十有五載矣惟閤下不鄙夷之以撫以敎毋納床下之拜最被眷愛之篤凡閤下立朝以來建議於廟堂宣力於四方者若國家法制之得失邊圉守備之利害生民休戚之由獄訟聽斷之宜無不一一枚舉而敎詔之式至於終日達夜而亹亹不能

倦也蘇子美之受知於杜祁公有不足以專美矣閤下或是泛愛後進只欲資其多聞而已未必有遠期深許之意而鎭遠則嘗自竊幸實無異於知己之感矣退又竊聽輿人之公誦則皆謂先輩長老凋零以後朝野之所倚以爲柱石蓍龜者唯閤下一人而已閤下之名愈高而附驥者與有榮焉鎭遠之所以自幸而自詑者尤如何哉日者邦運迴泰彝倫復正荒野家耄次第彙征則士大夫相與語曰金甌之卜尹公必其人也及　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尹公其慮事也遠其守義也確他日敷奏於前席表率

乎羣工者必以正名分扶綱常爲先翹首企足佇乎其有聞也俄聞閣下未出而上一疏以爲　坤聖辨誣之疏謂非一鄉儒所自爲者向之翹首企足者無不錯愕疑惑大失所望繼聞閣下又上一疏請以待禧嬪有加以無歉於臣子之義則聽者之惑滋甚焉又聞其入侍　天陛也請除黷賊罪目中起誣獄三字則於是舉皆駭憤怒罵謗議之言至有不忍聞者夫世之謗議者率多情外億逆不必以此有所損益於閣下而第其三件事決非義理之十分正當曩者雖承多少說破而竊恐閣下終有所未深思者鎮遠

若於今日隱忍不言則是鎮遠之負閤下平日見待之恩也大矣玆敢畢陳愚見仰質勻聽唯閤下平心徐察勿先蓄疑以待之也閤下初疏云云者閤下旣曰非疑朴尚絅聽人指嗾之意則是閤下於尚絅非有適莫固無容論辨而第其文字偶失照勘不曰不獨一人而但曰非所自爲以文勢觀之則孰不以自爲二字爲自爲其疏之意耶年來不幸朝議歧異情志阻閡人人而皆似可疑事事而皆似黨論此實今日難醫之痼獘也今此朴儒之疏實出於天理之至公人心之所同則雖其慷慨太過論斥太深而要之

可扶植而不可摧折也明矣當路諸君子既不能爲法受罪而反疑尚絅聽人指嗾網打朝臣始而金夢臣之疏以此爲言閤下之疏又其文勢如此而况其上文所謂其立言造意必欲驅逐大臣與當事諸臣云者其疑尚絅也亦深則人雖欲不疑閤下得乎大凡聽言之道其大綱既正則不可抉摘其句語逆探其心跡而疑之况朴儒之疏其有補於世道不啻千匀之力設令朴儒聽人指嗾果有驅逐大臣之心被斥諸公若能容受其言引伏其罪改前過而圖新效則其言未必不爲他山之石而驅逐大臣之計自不

得售矣何必盛怒言者疑之深而斥之嚴然後爲快哉今也不然羣起而攻之必以窺覬嘗試爲其罪案終使獲譴而後已自是輿情愈激羣情愈惑村氓野老亦莫不扼腕嗟歎未知此輩又誰所指嗾而然也此鎭遠所以深惑於閤下初疏也閤下再疏云云者曾因外舅氏得聞閤下本情所在而愚意猶恐閤下思之太審慮之太深殆程子所謂季文子私意起而反惑者也夫己巳之事專出於禧嬪之簒奪羣奸之構誣卽輿儓婦孺之所共知也及今退處別堂仍舊爵號者倘非誕育 元良之人則已是失之太寬

聖上之處分可謂酌輕重而得其中矣其所以待之
豈又有加於此者哉昔張柬之等遷武后復中宗而
唐之社稷復正夫中宗乃武后之子則柬之等之不
討武后事勢固然而胡致堂猶以其膠守常故不能
致討譏其斷大事而無學識朱子論此雖以爲這處
便是難理會而終不敢以胡氏之說爲非豈非以堂
堂正論不敢容議而然耶夫不能討罪者猶且見非
於吾儒閤下之必欲待之加厚者尤當如何也且閤
下之疏以講求前代之事倣而行之爲請云今若博
攷古史則其可據而爲例者只是供奉如例一事而

已供奉如例之後則相逼相軋之患在所必至閤下所以思之審慮之深者何獨不及於此耶此鎭遠所以深惑於閤下再疏也至於閤下奏對之說鎭遠旣未得其詳而又未知獄事顚末則固不敢有所容議然以剽於道路者言之則其獄之必誣而無疑者有二焉盖其承欵者三人而其二則自服其賂圖換局云夫賂圖換局在渠誠爲無狀然而旣無犯逆之跡則有何設鞫正刑之事乎唯康晩泰之招頗有一二妖言云竊想閤下所執以爲非誣者必在於此然聞當日獄事事端非一有因咸以完之告而設鞫者有

因李震明之告而設鞫者雖欲肆其鍛鍊打成一片而其實元非一般事云豈可以一端之非誣遂疑諸人之盡爲叛逆而黥賊之所告非誣也此其必爲誣獄者一也昔武后謂侍臣曰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叛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叛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耶以此觀之則古亦有誣服者矣况聞黥輩治獄之際禮賓致饋而飯以小鉢雜以亂髮沙石蚤蝨囚人忍飢而不能近口且於刑訊之時別用大杖而一次訊杖或至四十五六度又令羅卒輩頻頻以直

爲行刑直爲撲殺等語恐動囚人以故囚人輩或有
狂易喪性至今未醒者云是其慘酷刻毒殆有甚於
興俊臣則其所謂承服者胡可知也此其必爲誣獄
者二也況閤下未曾叅鞫旣無以親閱其文案目擊
其情狀則閤下雖欲以此陳達亦當從容詳問於叅
鞫諸人備得實狀然後方可以有所論列而乃於初
見君父之日曾無一辭請討凶逆唯以除黜一罪
目爲今日急先務此豈平日所望於閤下者哉此鎭
遠所以深惑於閤下奏對之說也雖然此則只以閤
下事言之而已鎭遠於今日世道竊有所憤惋欲死

者而不敢以聞於人矣今閣下位在輔相大為　聖
上所倚毗而其於鎮遠又辱知奬最厚則唯閣下可
以聞此言唯鎮遠可以此言進請試陳之夫三綱五
常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而有國有家者所以
維繫民心紀綱政事也是以孔子居衛必以正名為
先朱子赴召首以三綱不正為言誠以國不可一日
無此也我朝三百年綿綿延延者秪賴此耳粤自己
巳三月嗣基誣辱　先后而彝倫始斁及至四月禍
變之作而遂成無毋之國又其秋盧以益之疏出而
聖祖受罔極之誣則向所謂倫常者無復一分餘地

矣域中士大夫生丁無倫之時久作無倫之民邦禁所拘旣不能一言以明之而忍痛含寃呼天蹐地者積有年矣何幸 天日重明 聖斷赫然旣降鞫問嗣基之命繼下 中壼復位之敎又發顯希載謀害坤宮之情狀付之有司是已斁之彝倫我 聖上復明之矣羣生鼓舞萬品昭蘇此實千古所未聞覩而今日之刱見者也使古之聖賢當是之時則必將將順其美奉承其意首請 坤聖被誣廢黜之由悉得諸賊並與顯希載而嚴加刑訊得其情實而斷之以律次將嗣基依仁弘故事而直正邦刑次將以益設

鞫按治而正其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敗常亂紀逆君犯上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彝倫可以大明人心可以咸服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可以益復鞏固矣今也不然喉司會議之請宰臣疏爭之舉已是萬萬常情之外而首揆之入也只請問備喉司仍以降號爲戚與己巳何異等語陳達而退未一旬而以黷賊希載不當訊問之意陳請又以嗣基以益不當設鞫之意陳啓而旣明之彝倫於是乎復晦矣可勝痛哉可勝惜哉然首揆亦豈甘心斁倫而不復顧哉蓋亦自謂有所執而慮之太深故也愚請辨之夫首揆

之意蓋以爲黷曾爲大臣而其罪似異於謀叛大逆則刑訊大臣恐傷國脉也噫臣子之於　當宁　坤宮事之如一則苟有謀害者卽弑君之賊也弑君之賊非大逆而何其與擧兵犯闕者果有别乎且首揆之劉以黷之罪未必有加於始壽爲言此尤不察之甚也始壽之罪誣辱　先王也黷之罪謀害　坤宮也未知誣辱與謀害孰輕孰重雖以凡人之情言之人有罵詈其父母者則爲其子者只當痛惋憤恨不欲對面而已若有謀殺其父母者則爲其子者所當切齒猝刄食肉寢皮不與共戴一天未知首揆何獨

無此心而乃欲此而同之也至於希載之不加刑訊首揆雖以　春宮至親爲言而其意則蓋慮延及禧嬪　春宮亦有所不安也此其心可謂忠國家之至而然亦思之又思轉入迂僻而惑之深者也夫通札之希載固有其罪受札之禧嬪有何延及之慮設令刑訊希載之際並吐己巳之事禧嬪簒奪之跡彰著無餘大臣重臣當以誕育　元良之人所宜曲加容貸之意合辭力爭期於得請以　聖上敬信大臣之心豈有不從之理乎若然則禧嬪亦當感祝　天恩而更無憂畏之念　春宮亦自此益固無危而他日

長成之後想必深感朝家恩意之由加矣今乃朦朧
掩覆唯恐事端之或露而國言由是沸騰輿論由是
拂欝禧嬪安得無自危之心而安其寢食乎此是義
理事勢之所必然不待智者而後可知也至於嗣基
以益則臺臣前後之啓不言其罪犯而只以獄事稽
滞之故請送鞫廳其言苟且謬戾已不足觀而首揆
之峻辭而塞之又欲其不重而輕者何也顯之罪加
於始壽而今乃比而同之兩賊之罪同於始壽而今
乃抑而下之其亦異矣惟其如是故朴尚絅之疏雖
多峻激深刻之語而羣情盖莫不稱快及金夢臣國

是之說出而世道遂無可爲矣昔者有宋南渡後秦檜之黨有以國是之說告其君者朱夫子歎曰夫國是者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也唯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强欲天下之是之也則雖能刼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終不可誣矣昔王安石之徒甞爲此論矣章惇蔡京之徒從而紹述之卒至於危亡而不悟奈何又欲以是重誤吾君耶今夢臣力排人心之所同是者而反欲以此定其國是朱夫子所歎者不幸而近之矣噫廟堂之臣旣如彼論思之官又如此則宜其無復可望而中外

士大夫猶有待於閤下之造朝而庶幾其正之矣及
閤下之立言建議又如上所陳則世道之責將復於
誰而望之哉今日士類其孤危亦甚矣雖然君子之
過改之爲貴閤下若能熟加思量飜然覺悟或於乞
免之章附謝前日之失仍陳沐浴之請以嚴討賊之
義則中外疑惑庶可以快釋矣不然而終始迷復必
主前見則非鎭遠之所敢知也鎭遠雖甚不敏將不
敢入於閤下之黨而稱閤下以知己也如鎭遠者當
此一國誣未雪至痛莫伸之日更無一毫餘念及於
仕宦謹當退伏松楸將息病喘願見閤下熟讀霍光

之傳寶籙維新之化而太平萬歲爲閤下誦之耳鎭遠過蒙眷顧之私不勝感激之忱僭妄及此主臣無已甲戌六月日鎭遠恐懼再拜

答洪相國致中書 戊申七月二十五日

向來 國家平賊之慶忭賀何極曠阻起居倏已半歲頃聞匀體違和驚慮不弛昨接朝紙知有盟壇肅命之舉可認昔疾之良已公私欣幸意外李禪袖致兩度賜札驚喜披玩何可名狀第審違候猶未快安貢慮殊深纍生謫裏奉親安坐經亂莫非 聖恩筵說蒙此下示可知其略賤臣罪名何等重大而執事

輒必提擧於章奏使時人盖懷不平耶此後則置之
勿復道俾得待死於淸凉之地實大惠也如何如何
執事去就承知已有定計義理恐不外此甚善甚善
第賊黨猶躑躅訛言日興人心波蕩中外無不荷擔
而此時執事又去將奈何吾輩年位至此一死固甘
而旣無以救得一分則死且不得瞑目是可恨也
甲辰 大喪時小生謫星州曾未聞有 不豫之候
而猝奉 諱音驚號慟隕一倍罔極其時見鄕人氣
色皆有訝惑意乙巳還朝後取見藥院甲辰日記則
先王自七月證候添重連有議藥之擧八月則別證

嘗出夜招醫官問以當用何藥者凡數次矣且聞其時藥院極秘之嚴飭醫官使不敢傳說 上候故京居士夫亦多有漠然不知者云是時纔經李天海之獄雖未及見獄案而天海凶言可以揣知欲一陳達此事以破中外疑惑而 上於天海事使羣臣不得開喙且未能的見今日之有此變囁嚅不敢矣夫中外既以無疾暴薨舉有疑惑之心而維賢以肺腑至親儆出凶言與弼顯有翼戴相與煽動誑惑則中外其有不信者乎既信其言則以凶逆認爲義舉而靡然從之者其勢亦無怪矣今雖略加芟刈餘黨遍滿

中外皆將以渠輩所爲爲必可伸之義一朝匹夫一呼四面響應則將奈何爲今之計汲汲以此意明白曉諭於中外以破其前日疑惑則脅從之類必多有渙然覺悟者頃聞朴令師洙請大誥曉諭意蓋在此云竊以爲幸及見頒下曉諭文則不過謄出賊招數條而已果何益矣今若又以此爲請則纔經曉諭又以　王言播告似涉煩複賊輩必以爲有此自明之端則何以今始有此是則將不可見信也若分付諸道道臣使各自以此意曉告村閭而以藥院甲辰七八月日記可觀說話謄付於其下則猶勝於不爲耒

知如何藥院秘諱一款誠宜並舉而此則終恐大觸時諱無益於事而生一大變也

與洪相國書 己酉十月二十七日

兩東朝庭請事今則儕友多聚可以有為否議者或以兩戚之未易動得為持難此何等通天地亘古今之大義而必待戚臣肯諾而後發之哉只當以前書所云云者反復言之曰君輩若不能協力此事當為萬古倫常之罪人云則事體嚴正矣大抵儕友赴朝只得四相復官之命便以為能事畢矣晏然從宦而已 聖上所被罔極之誣仍置黯黮之中而不之恤

焉則將何以自立於天壤之間而亦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議哉若失此時仍又揑過數月則後時不可爲矣執事終不能辦此則如小生之狂妄者將有不能忍於 明主之前者豈非不幸歟若預搆啓草出令之日回示朝中則異色者亦似不敢不叅矣小生衰耗比甚精力消亡斷無陳力之望且其狷狹之性愚妄之言素爲 聖上之所厭惡此後雖或縻以虛禮敦召不置決不可叅聞國事益致僨誤自分沒齒田野而猶不勝嫠婦之憂不憚煩復有此縷縷幸加熟諒焉

答洪相國書 十二月初十日

伏承手賜復帖仍審窮沍匀體調攝神相公私欣幸不可爲極小生妄陳一疏實出憂愛之血忱而伏見批旨疑之以黨習自愧平日事 君無狀誠意淺薄而已從此 聖誣之辨已絕其望吾輩將不免倫常之罪人而凶徒必增百倍之氣只願遄死無知而不可得奈何

答洪相國書 十二月二十日

便中伏承望日手賜復帖憑審匀體調攝神相萬吉區區感慰之至小生素患痰病今冬倍苦若因此濾

然誠副至願而亦未易柰何鄭正言所傳下教謹已
承聞若小生赴朝執事卽出庭請之令則仍爲叅班
而歸豈非至幸而若無端赴朝無味而歸則徒喪所
守之廉義終爲進退無據之歸有難輕易變動如何
蓋甲辰　大喪中外至今認爲出於暴急此所以凶
言一唱半國靡然也今雖以其時　證候頒示國中
賊徒之感悟革心固未易而誑惑被脅者或不無自
新之端繼此愚氓亦可以辨逆順而不爲其所欺此
豈非大幸歟目今賊勢雖無形現之端而庚戌必有
變之說遠近喧騰人皆荷擔是是孰使之然也意者凶

徒陰相煽動使人心波蕩而今日之慮有倍於昨春
鄙疏雖未見施而自爾傳播遠近則或不無一分之
助耶嘿禱嘿禱虹貫至再月犯積尸此何象耶只吟
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之句而已

附錄

文忠公仲子亨洙季子通洙免喪後聯名辨先志疏呈疏時仲子參判公方帶軍銜副司直季子府尹公方帶弘文副校理時則己未二月二十二日也

伏以臣等罪逆不天延禍于先臣冥頑苟活遽及免喪乃以苫塊餘喘猥荷朝廷記識禫除之日兄弟並列於仕籍臣等祇奉 教旨五內惝怳相對痛隕但有涕血臣等竊念先臣蒙被 累朝恩遇遂至致位三事中間讒舌交亂身家之幾不保者亦屢矣而賴聖明在上終始曲全生死肉骨之澤昊天罔極及至

訃聞之日 宸情震悼前後 隱恤之眷逈越常格
至於題湊之 特賜中官之護喪尤是曠絶之異
恩歷數今古大臣之喪其能得此者有幾人哉先臣
有知必將感泣於冥冥之中况在臣等銘心篆骨當
復如何耶臣等不孝無狀旣不能從先臣於地下則
從今以往只是事 君之日耳惟當委棄性命不辭
湯火以追紹先臣志業之萬一而顧臣等情理實有
萬萬崩迫不敢自處以平常之人者故仰恃 仁愛
之天敢暴肝血之懇以蘄 殿下哀憐而垂察焉嗚
呼 殿下所以待先臣者 恩眷固極隆重而第於

先臣本心則似若有未盡照燭者盖嘗疑之以黨論
責之以病痛又以不欲與今領議政李光佐同朝之
故屢勤未安之　教以至隱卒之　綸示以追咎之
意病其執滯而恨其不能調劑噫先臣非喜黨論也
亦非有私怨於光佐也此皆有委折而無非出於斷
斷爲國之忠若臣等不言　殿下何從而知之又何
以暴白於當世與來後乎嗚呼爲人子而不知其父
之本心則豈可以爲子知其父之本心而畏忌含嘿
不盡暴於　明主之前使其壹欝而不得伸於當年
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則豈可以爲人乎臣等

家世素嚴於消長之幾淑慝之別先臣又明白正直無一毫苟且回互之意而若其秉心則坦易平恕未甞爲已甚之言刻核之論立朝四十餘年其見於行事之實者在人耳目非可誣也及至乙巳初起自謫中膺受大拜時當誣獄鍛鍊奸凶濁亂之餘抱寃者不得不伸有罪者不得不討而所請伸者皆平日同類之人所請討者又皆異己之徒則此於　淵衷已不無偏黨報復之疑及其引義去位之後眷係國事中夜象欷凡有所懷無不竭言其所言者又莫非殿下之所不欲聞則　殿下之疑先臣以黨論者由

是益深矣然究獄不伸則忠逆莫辨國賊不討則禍亂將興是皆國家興喪之兆民心向背之幾故先臣非不知雍容廊廟隱嘿承順則可以坐保祿位永無後災亦非不知明辨是非盡言不諱則徒爲　聖心之所厭惡凶徒之所怨毒而誠以係關於義理之源逆順之分故不憚於身任其責孤忠獨立九死靡悔則先臣本心之專出爲國非爲身謀者於此可知矣先臣丁未辭職之疏亦嘗自暴其心曰臣歷事　兩朝恩遇罔極而涓埃無補攀慕莫逮及至起自徒中重入脩門則咫尺　威顏怳若不違於　寧考臣悲

喜交極寸心自激直欲吾 君卽日爲堯爲舜不知煩瀆之爲嫌不計僭猥之可懼惟其愛之也篤故言之也激憂之也深故說之也煩旣無盈缶之孚又昧自牖之義惟以一段忠愛之心信口說出此實先臣本心之所在而 殿下亦以不覺感動爲 批則其出於忠愛而非出於黨論者卽此一疏又可見其一端也噫先臣之請討國賊也 殿下雖未有聽納之實而盖欲處之以寬大之典而已其內外糾結凶害國家之罪則未嘗不明言之其請伸寃獄也 殿下又只欲不施以反坐之律而已其鍛鍊成獄將以上

及之計則亦未嘗不明言之其他請復　肅廟處分之辛丑後變易者亦皆出於闡明　先朝之大德仰賛　後王之繼述大義明白事理的當故　殿下雖或從或不從而又皆稍示愼重之意而已亦未嘗以先臣之請復爲非也然則其可伸也可討也可復也實　殿下之所深知豈非義理之至當而不可已者耶雖以徐德修事言之先臣嘗亦以其關係甚重請伸尤力矣今　殿下特命伸雪而其時用事者之陰蓄凶心誣成大獄之狀仍又　洞察而明敎之此雖非追記先臣之言者而先臣前後所言之出於苦心

非爲黨論者庶幾因此而益明著矣且先臣一生心事皎如白日表裏無間一言一事未有自欺而欺人事　殿下亦專以勿欺爲心此殆國人之所共知殿下亦或俯燭矣寧獨爲黨論以欺　殿下哉先臣素不喜深中多數者故自初於光佐已疑其非吉祥善人辛丑庭請時先臣語臣等曰朝者李令台佐來見我於備局房中吾以大臣聯啣草示之李令曰啣辭誠然今日　上躬之有疾　代理之不可已吾輩亦無不知之而特以未免急遽故爭之云此人本來良善其言亦出衷曲殊不偶然而李光佐則肆其忿

戾之氣濟其角勝之心咆哮朝堂頭勢凶悍此人即其面目而可知其必有禍心者也及乙巳秉軸之後朝廷方以討逆爲請而羣議皆曰向來誣獄之鍛鍊尊欲上及於不敢言之地而光佐自初爲判義禁仍陞委官終始按此獄者實此人則其罪豈下於鳳輝乎宜一體請討云而先臣獨難之曰鳳輝肆然投疏於名號既定之後有若駁正者然實爲鏡虎之宗主則今宜先討此賊若光佐以下則不無差別姑付三司可也羣議堅不聽故先臣不得已從之時有言鳳輝光佐當并請一律者而此則先臣竟不從先臣既

以光佐謂有禍心則宜若無顧惜之意而至於論罪
之際則必欲其稱停無濫如此於此亦可見先臣本
無偏黨之心而亦未有深致光佐之罪之意也其後
戊申春先臣謫原州未幾逆變起監司李衡佐頻頻
來見一日衡佐忽曰大監非久必將還朝還朝之後
若與領相蕩滌前事同做國事則國其庶幾大監若
欲如此領相心大必樂從矣如四大臣伸冤必大監
之所欲爲而此亦何可已乎其中齋洞大監之冤死
尤是國人之所憐傷此等伸冤豈有異議乎所謂齋
洞大監卽指故相臣李健命也衡佐屢言不已先臣

答曰吾與領相豈有私怨而只是有疑於心而不解
耳衛佐問所疑者何事先臣答曰吾見藥院甲辰日
記則其時 上疾累朔沉綿而領相以都提調終始
秘諱以致維賢輩做出凶言誑惑人心今於逆變既
發之後領相又無一言以明之此吾之所深疑也領
相今若上章自訟曰甲辰 大喪時 聖疾之深重
已久而慮致人心之危疑秘諱不敢言而卒至 大
漸賊徒凶言之轉相註誤蓋出於中外之未詳臣之
當日諱 疾雖出鎭安今安可逃罪云爾則其心之
無他可知而吾之疑可解矣此疑既解則與之交驩

亦何不可乎衛佐曰大監言至當領相必能爲此矣
後數日衛佐又來曰吾以大監所言書報于領相則
答以不可爲領相之言誠亦有理也至於其書中辭
意則不肯明言衛佐去後先臣顧謂臣等曰光佐之
與闖賊謀雖不可知其心則終是逆賊矣古人有自
剸其腹以明太子之無罪者太子無罪猶可剸腹而
明之況今凶徒之詬天罵日誣悖至此則臣子之憤
痛欲死當如何耶且吾　君之於光佐實有肉骨之
恩揆以恒情豈無感激圖報之心哉今光佐若以盈
尺之紙數行之文備言　先王大漸本末使人曉然

則雖無救於已發之逆變此後遠方愚氓必無見誘
從賊之理傳之四方書之後史自當昭晰無餘彼爲
人臣子遇此機會而自爲身計不肯出一言以雪罔
極之誣以荅罔極之　恩此其不忠於國陰助於賊
明甚矣先臣自此斷然以光佐爲逆向使光佐誠用
先臣之言而痛陳一疏則先臣庶解其宿昔之疑而
必不至於斷之爲逆矣夫以明道之至誠弘量而㓜
豐黨人共政之說猶見疑於後賢以先臣而交驩光
佐此豈理也而先臣急於明　君父之誣尚冀其一
朝大覺懷我好音而彼乃聽之藐藐則先臣亦復如

之何哉及至庚戌帳殿入對時　殿下左右握手使之快釋疑阻同做國事而先臣以逆變之由於諱疾不可共立朝之意爲對其後筵中又以與光佐疑阻儘有曲折今當細陳之意仰達將及與衡佐酬酢事而　殿下揮手止之故先臣不敢言泯默而退今判府事臣金在魯嘗來見先臣曰大監之疑光佐別有何事耶先臣舉衡佐酬酢之語曰此一款足知其凶心在魯後又來見曰前日大監所云云偶傳于徐相命均矣徐相往問於光佐則答以其時族兄果有云云而其意欲以吾前日請罪閔相之事一一降服

吾何可爲此耶云矣先臣又深嫉其變幻辭說回譎
不直每語臣等曰此人終必禍國士大夫不可與同
朝先臣於光佐初則只謂之非吉祥善人矣中則深
疑其有禍心矣末乃斷之爲逆者皆有所由然矣况
先臣與台佐光佐其臭味趨向之不同則一也若使
先臣眞有偏黨之心則奚取於台佐而獨惡於光佐
乎意其良善則終始親厚認爲逆心則深惡痛斥此
實以公心直道當好而好當惡而惡而已其非有一
毫偏黨之意者如此而　殿下乃反追恨於不能調
劑則其於先臣本心全未見諒以先臣帳殿所對一

歸之於偏黨而不復省豈不爲先臣之至寃乎嗚呼
先臣往年去位於庭請旣輟之後者實無愧於大臣
不可則止之義而先臣之惶蹙不安則固已深矣及
至丁未 殿下以先臣乙巳後所爲指謂黨論而悉
反之凰輝之職牒依舊壬寅寃死之人率皆還入於
逆案而鍛鍊羅織之葦莫不登揚於膴仕先臣之二
三年間苦心危衷忠 君衛國之誠一倂陷於朋黨
之科則先臣仰念 宗社俯悼身名低回掩抑直欲
籲天而不得及夫起謫而蒙叙也自以罪名狼藉釁
垢難濯遂欲畢命於田廬不復以大臣自處間因國

有變故一再奔問而未有終一月淹也然而事有關
國家利害亦不敢以形迹自外或有疏論則 殿下
旣以黨論疑先臣故輒不槪於 聖心前後 批諭
俱極未安先臣之惶恐自罪者一節加於一節其後
殿下責先臣以奉親上來先臣亦以國勢孤危 主
恩隆重不敢苟潔其去就且以休致之請得蒙 允
許故不得不自郊而京遲回數歲而盖未嘗一日安
於心也幸而 元良誕降人心稍定則先臣乞歸之
懇始發於筵中雖蒙 聖上勉留甚勤而亦不能奉
承盖將不日退歸而疾病遽作矣病中屢令臣等代

草告歸之疏臣等權辭還就請俟凉生則先臣每以
爲泄泄傷人問曰病患如此而汲汲欲歸何也先臣
顔色愴然揹心而言曰吾之還鄕之心常耿耿於肓
中也如是未幾以臣等罪逆先臣卒不能延數年之
命以成其素志永爲終古之遺恨臣等自遭禍故兄
弟相對號泣曰先人必返鄕里之意懇懇如此而吾
等若以遷徙爲難不以几筵東歸則不孝之罪尤無
所逃遂於發靷之日捲歸鄕廬以畢三年盖所以成
先臣未成之志而亦復何及哉嗚呼先臣一行一止
具有本末無非出於至誠懇惻之意雖以世臣休戚

之義瞻依京闕未忍便訣而至於陰陽黑白之分則
截然若一刀割斷不可苟合以 殿下指導之勤懇
開諭之諄切而終不敢變其素守宛轉承順卒以此
歸於執滯偏黨之科身後追咎之 教又復如此沉
沉九地自暴無路必將徊徨寃鬱蓋不敢自安矣以
先臣斷斷爲國之誠生前死後未嘗 天日之下獨
永爲泉下負罪之人則臣等痛寃欲死之心寧有其
極哉嗚呼以先臣之忠不能感格於 明主以 殿
下之明聖不能俯察於先臣之苦心血忱則顧以臣
等淺薄之誠孝短拙之辭語豈望幽隧之回照而猶

且仰首哀號不能自止者只是悲寃殞中顧一言而
死耳臣等不能辨白先臣心事而彯纓結綬自同無
故之人則不惟當世之人唾面而不食其餘臣等他
日亦何顏歸見先臣於地下乎 殿下雖追念舊臣
不棄其孤欲縻之以祿爵在臣等私義惟當永謝明
時枯死窮山生不爲忘親之人死可免不孝之鬼至
於籌司宥密之地經席論思之責無非萬萬不敢當
而此皆有不暇論者矣伏願 殿下特垂哀愍仍許
刋名朝籍俾得退守先臣丘墓以終餘生實 天地
生成之至澤也臣等無任痛寃崩迫涕泣祈祝之至

疏入無　批答諭三朔　上命寘參判公海南仍令
牌招府尹公察任○光佐上疏自辨有曰藥院之啓
恒出於朝報某日醫官差備待令某日藥院直宿某
日三提調並直某日初請移藥院某日藥院移處夫
醫官之待令差備已是緊重後事也況於藥院直宿
又況於三提調並直又況於請移藥院乎此皆出於
朝報耶布萬目憂遑之狀中外孰不知之如此而謂
之秘諱者抑獨何心亦且成說乎惟一設聽未能及
爲而其跱未遑之狀亦　天鑒所洞察癸丑之　教
至有非誣卿也實誣我之　教緣臣受誣　聖旨及
此皇恐之極措身無地然閔某疏入日筵中又有所
參兩度之　教昭垂千載苟有一分臣節安敢更以
此爲言哉閔某初以外方全未聞知　聖疾爲言及
見藥院之啓皆出朝報乃不敢復言此而只以不設
廳爲言及聞癸丑　聖教又不敢言設廳事而今直
以秘諱爲言藥院之啓既謄於朝報秘諱有可言乎
無秘諱而日秘諱自地創出自唱自和是豈人理之
所忍爲乎臣有可怨者怨臣嫉臣足矣托之於不敢
言之地附會不同三變其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況渠之前疏無疾下二字是豈爲人臣子所敢萌心

而掛口者哉如此而王章不加放肆彌深臣竊痛心焉且臣自少粗涉經史惟知王者一統有干紀犯順之賊勿問其托辭在何奉行天討登時誅滅廓然爲肅清宇內晏然而已未嘗聞胥胥理其蛇舌梟音一毫辨理也蓋故相臣只欲陷臣全未達於大體矣

○府尹公又上疏對辨有曰光佐以先臣之欲辨聖誣謂之未達大體噫一般人則以聖誣之罔極凶徒之藉口謂由於諱疾腐心飲泣必欲辨明一般人則惟恐諱之之不深人或提說必欲殺之以杜塞衆口此實今日忠逆之大分以光佐而論先臣則其以爲未達大體者不亦宜乎然須是痛辨凶言之所以生亂階之所由起使附麗脅從之徒不復爲凶賊之所誑誘然後干紀犯順者眞可廓淸而宇內眞可晏然爲人臣而尊君忠國之大體恐無過於此者也光佐又以臣兄前後之疏謂之三變其說夫外方之全未聞知是不設聽之故也不設聽是秘諱之計也自是一說何謂三變耶光佐項年自言不設聽之由而或謂之前例罔極不忍擧論或謂之無他相之幇助焦渴未遑敗東騖西手脚譏亂如此者眞所謂變說若臣兄之疏則雖使不悅者論之只見其同而

未見其變也噫光佐之諱疾致亂之狀元非黯昧難知者也其時不惟不設聽其廚院移直亦在於已到問極地頭之後至於獨參茶亦以茶飲書出於小報先臣在星州謫所猝聞國哀即入州城仍留受服之際得見過去朝紙則大漸前日小報中有進御茶飲等語先臣怪之曰此是何許茶飲而不書茶名耶乙巳還朝後嘗自內局歸謂臣曰星州時所見小報中所謂茶飲今考藥院日記則乃獨參茶也其時小報之謂之茶飲極是可怪云夫藥院規例君父所進之藥雖蘇葉金銀花之屬猶必直書其名今用獨參而泛稱茶飲此何意思耶如此而曰皆出朝報昭布萬目者其誰欺乎小報所出如此此故在京朝士亦無知聖候之至用獨參茶者臣於己酉年間偶與咸原府院君臣魚有龜語及其時事有龜咸然曰其時吾持私服不得出入闕中因內閒所傳雖知聖疾之危重而朝報所出每輕歇凡所進藥物漠然不知一日得聞參茶煎進問之內局則果然矣仍有府夫人僅入之命不勝驚遑遂奔詣闕下是夜仍遭大憾吾以國戚在京而如此事猶不能知宜乎中外之不知而驚惑也不惟其與臣言如此左參贊尹陽

來亦嘗親聞有龜之所言戊申後爲安東府使時以
其說曉諭民間云噫其所祕諱至以蔘茶謂之茶飮
而國舅亦不能知則中外之不知而驚惑實是事勢
之所必至故先臣與臣兄之欲辨 聖誣必先卑諱
疾事爲言者蓋欲劈破凶言之源頭使中外人人洞
然無疑而凶賊者不敢復作其苦心血懇九死靡悔
至欲得光佐一言或冀其事實明著凶誣痛雪而卒
不可得苟求其情誠亦憾矣彼光佐前後自辨之疏
了無片言半辭及於本事實際只曰不秘諱又曰未
及設廳 殿下之所知也必欲示以倉卒未遑之色
此適足以增長賊氣向來 批旨中誣我之教雖出
於慰藉光佐而此實 殿下偶然之教耳使光佐而
少知人臣之義則安敢爲更提之計而光佐乃公言
顯誦之不已今又鋪張爲說有若左契夫侍藥廳之
設不設本非稟令於 儲君故已亥 大喪時藥院
諸臣蒼黃急遽未及設廳之故臺啓削黜 顯廟允
從苟設廳與否關涉於 東宮則臺官何敢發啓
顯廟何以允從耶其時事勢無怪其未及設而猶尚
如此今光佐之不設廳豈 殿下之所可知而乃因
一時之 下教隱然爲藉口之計至於臣兄前疏中

語句盖爲光佐諱疾而發則有何人臣不敢萌心掛口者而光佐乃以王章不加爲之痛心其胡叫
大喝專欲導君上以誅殺言者務以逞己之憤而箝人之口古今天下爲人臣而驕肆僣妄寧有若是
之甚者耶吁亦痛矣○八月光佐又上辨疏直斥文忠公名曰臣於戊申筵中論某事其大畧以爲某之
罪實于犯先王矣殿下歷覽古今君父大行之後臣子所爲如某者有之乎至有告廟須示之議
幸賴聖德出天光於萬古如日月之昭臨其言不得售而改紀之後必須先正其罪可立人紀若不能
明正其罪則後世人臣視此事若例事褻倫斁絕人紀不立可不懼哉臣於此未嘗毫髮置私怨只以此
事陳達者以其關係重大故也至於設廳事初則不忍於前例未乃罔極而未遑有何毫髮之可論而尚
欲於此而費辭乎已亥諸臣不及設廳亦可謂致亂之道乎今所最爲痛心者所謂茶飲事也當日事何
忍提起以慽我聖上孝思而只緣某葷肆口說來今至於幾次提起實爲痛心其時進御蔘茶乃在
大漸前日此時燋灼萬死食不遑入口小報膽去者並責臣以點檢指揮乃近理之言乎勿論茶飲與蔘

茶若是啓辭所出謄錄所載有所註誤則責臣以雖
在燭慌何不點檢云可也今乃以所謂星州時所得
見何許過去之小報欲以實臣之罪講張至此此又
近理之說乎誠可痛矣所謂諱　疾致亂四字初豈
有一分人理者所可萌心而思得者哉況侍　疾之
日謂有此心而諱之云者尤非天壞間人所能說出
者而今遂作爲成說墨守不已是獨何哉王者代天
理物與天爲體明明聖德如太陽中天而萬物咸覩
從古亂逆凶誣何代無之而直是罵天射日自取滅
絶天與日奚損焉謂之必待辨晣而後可明者天下
寧有是哉只緣欲陷臣身專務構揑輒援不敢言之
地以貢其忿怨售其陷害王綱之損墜無復餘地臣
誠痛恨○十一月府尹公又上疏對辨有曰先臣乙
已還朝後見國勢人心有萬萬可憂者日夕憂憤以
爲此乃奸凶輩積久醞釀交煽凶言非一朝一夕之
故今若備將前後事實作爲一副文字洞諭中外則
或可以消絶亂萌遂請以奸凶輩掩蔽擅弄凶害國
家之狀告　廟須示其本意大體自有所主非欲以
先王之疾告　廟也所告者蓋奸凶輩罪狀而特無
諱　聖疾於文字間而已如此然後羣凶前後濁亂

之罪不能貽累於聖君 先王平日仁孝之德益
可垂光於萬世而其惻怛不忍之心自寓於其中可
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以戊申逆變觀之不諱者爲
逆乎諱之者爲逆乎忠逆之分豈不判然乎先臣此
舉蓋所以折奸萌於未亂扶國勢於將傾憂則遠矣
心則苦矣而衆鏑叢集幾陷不測嗚呼當時事尚忍
言哉凶書賊檄迭發於中外禍亂之作迫在呼吸而
光佐此奏實在於其間上而脅持 殿下下而搆陷
先臣無非所以助成賊勢者及先臣竄而大亂旋作
前日之爲合啓者或入告前席或來見先臣以致覺
悟悔恨之意莫不以爲始識先臣先見之明爲國之
誠自是以後公議大定無敢復以此事提說者彼光
佐亦有心腸上天至嚴渠安敢肆然更陳於今日哉
今臣所以罪光佐者專在於不敢設聽一事而光佐不
能自解唯以抵賴爲計所謂前例之罔極不忍擧論者
即對臣凡疏之疏也所謂無他相幇助焦渴未遑
者即對尹涉之疏也其後對李瀚之疏又曰聽名之
設猶外事其未遑固也一則知其可設而不忍而不
設也一則無人提醒而忘之而不設也一則認爲外
事不足爲而不設也其說蓋屢變而隨時取辦都不

成說今其言又日初則不忍於前例末乃罔極而未遑以初末二字觀之　聖候之已底設廳境界盖亦
多日其間因循不設果專出於不忍於前例也耶噫光佐自辛壬以來全不顧忌於　殿下者不一而足
至於教文既出之後起擢賊鏡擬之於司馬之長有若賞功報勞者然金東弼引喻失義之云寂寥莫甚
而光佐猶怒其提說喉銓官而黜之外邑及至　殿下親鞫賊鏡之日始以遞辭要掩己罪其無禮於
殿下如此則其不忠於　先王已可知矣渠苟欲忠於　先王則當鏡勢鴟張之時固當憂念　宗社斥
退羣凶使不得掩翳　聖德　殿下亦免危辱而數年之間一言終無及此反爲自中之渠魁凡於凶國
之事無不陰主至於　大斬時不設廳而極矣即此數者而觀之其不忠無狀於　兩朝何如也其所負
犯如此而乃反以干犯等說藉重陷人者是專欲杜塞衆口以自掩其乘時擅弄之罪耳其心所在豈非
十手可指乎噫凶言之作固始於維賢而維賢即光佐中表姪也且渠所謂罵天射日之徒率多光佐之
門生及嘗所獎擢薦剡者也如使光佐初無秘諱之章則雖以此輩之鬼蜮蛇蝎亦何所憑依而作此跳

跟邪雖使渠一依先臣之言自服其不設聽之罪今
中外曉然猶不足以盡贖從前貫盈之惡況今終始
抵賴至於此極渠苟有一分爲
殿下之心顧何忍
屢變新說血戰公議終不思辨白言消亂萌之道耶
吁亦痛矣至於茶飲之云卽其時藥房啓辭之出於
朝報者也藥院事例至爲嚴愼雖閒漫小報必經都
提調親檢點改又必稟其書出朝紙然後始敢書出
則今光佐語窮雖欲歸罪於謄出之人其可成說乎
凡有論證之啓所進之藥若一一明白書出則在京
國舅必無漠然不知之理此則又當歸罪於何人耶
臣之前疏所引己亥事只明夫設聽之非關於儲
聖而渠反欲引爲不設聽之證其時則實倉卒未遑
耳初無諱疾之事寧有致亂之患況其時則勢未
及設聽而猶
施削黜之罰今光佐則身自釀亂而敢
逃懲討之典乎○自此以後光佐遂不敢更辨
而文忠公平日所秉大義於是乎益昭然矣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十終

王考文忠公奏議摠十卷疏箚六十七首啓議箋
狀合五十三首筆錄書牘合十一首公諱鎭遠字
聖猷驪興人丹巖其號也 顯宗甲辰生 肅宗
丙寅魁柑製辛未中殿試乙科第七丁丑中重試
第二辛巳通政乙酉嘉善丙申正卿 景宗辛丑
竄星州今 上乙巳還朝遂入相丁未竄原州戊
申蒙宥己酉叙拜西樞癸丑致仕丙辰考終此公
平生始卒而其出處言議俱在斯編可考也方
肅
景之際朝論歧貳奸凶伺釁卒成滔天之禍公
以精白一心周旋其間凡係國家大議論必毅然

持正而無所苟也洎乎今　上踐祚新經斬伐士氣已沮禍機滋長而事尤有難言者公於是時首以辨　聖誣嚴懲討爲第一急務入告出劄眷眷不已以及　君德時政知無不言言必痛切往往旁觀縮頸聞者吐舌卒至鋮弩伺隙禍幾不測而公則靡悔也　上亦察其孤忠終感其言而曲保之及乎戊申之變而公言始大驗矣於是　上之倚重公益隆必欲致之朝廷而向之愶鋒毒螫亦無不苶然消沮顧公之憂益深言益苦卒不肯少貶以求合此其立朝言議之大者而公之純忠血

懇盡在是矣嗚呼時勢板蕩而誠臣匪躬之節益著讒言交亂而 上聖知人之明益彰後之覽者其將有感於上下相與之際而俯仰激慨乎前後變亂之故隔千載而想其忠俟百世而徵其言也然則斯編之行也豈爲一家之私哉於是不肖等謀所以壽其傳旣爲之編次如右適從弟百祥按節關西得有拮据以授剞劂若筆錄書牘之並編者以其係關時事可與奏議表裏也末附以先仲父季父已未聯名疏者以其辨明公志事也公之忠言讜議多在筵奏而此不附入者以其記錄未

備公或不泄於外無以考也公平生勤學好禮最
嗜朱子書獨不喜詞翰爲文操筆立成不事雕飾
而明白剴切懇懇有味盖公之得於天賦者慈祥
易直忠信恭儉絶無畦畛以至於容止聲氣之間
無不可樂所以見於文字者亦然也是故人之見
公者皆以爲卽公之貌而其心是也後人之不及
見公者亦將卽文而得其心如當世之人見公之
貌也嗚呼休矣　崇禎紀元後三丁丑九月庚寅
朔朝不肖孫百順柀血謹書

察　　　使

五月二十七日行府尹鄭(押)

錢文叁拾叁兩叁戔叁

軍官金(押)

錢文捌兩叁戔肆分泉

軍官尹(押)可